

腐蚀花园

日本推理小说旗手 倾力奉献悬念新作

「森村诚一」
侦探推理小说集

FUSHI
HUA
YU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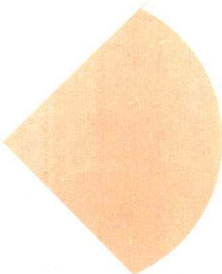
【日】森村诚一 著

叶特灵 译

珠 海 出 版 社

腐蚀花园

PUSHI
HUAYUAN



[日]森村诚一 著

叶特灵 译

珠 海 出 版 社

广东省版权局图书版权登记号：19-2003-14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腐蚀花园/(日)森村诚一著;叶特灵译. - 珠海:珠海出版社, 2003. 8

ISBN7-80689-087-4

I. 腐… II. ①森… ②叶… III. 推理小说-日本-现代 IV. I313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54445 号

腐蚀花壇

Copyright©2002 by 森村誠一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WATANABE Harumi, Tokyo through Japan UNI
Agency, Inc., Tokyo and Shanghai Copyright Agency, Shanghai

本书经中国上海市版权代理公司代理,由珠海出版社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。

腐蚀花园

[日] 森村诚一著 叶特灵译

策 划: 潘自强

终 审: 罗立群

责任编辑: 李向群 李昱姝

封面设计: 刘海啸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电 话: 0756-2639345 邮政编码: 519002

邮 购: 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

电 话: 0756-2639346 邮政编码: 519002

地 址: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

印 刷: 湛江日报社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: 8.25 字数: 135.8 千字

版 次: 2003 年 8 月第 1 版

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10000 册

ISBN7-80689-087-4/I·434

E-mail: zhcbst1@pub.zhuhai.gd.cn

定 价: 1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◇ 目 录 ◇

- 第 一 章 书稿失而复得 / 1
- 第 二 章 宴会迷失 / 12
- 第 三 章 应召女郎杀人 / 23
- 第 四 章 凶案再现 / 42
- 第 五 章 祸从天降 / 58
- 第 六 章 轿车内女子遇害 / 80
- 第 七 章 重返凶案现场 / 96
- 第 八 章 寻访细矢故乡 / 106
- 第 九 章 幕后资助人的真面目 / 130
- 第 十 章 若干假设 / 143
- 第十一章 失踪的镇纸 / 164
- 第十二章 被人忽略的共犯 / 179
- 第十三章 都市浮萍 / 197
- 第十四章 警官的本质 / 219
- 第十五章 被盗的镇纸 / 229
- 第十六章 峰回路转 / 241

第1章

书稿失而复得

1

有时，北村直树总有一种浑浑噩噩、茫茫然然的感觉，似乎陷入了完全失去自我的境地。浑噩之际，自己都已无法记起：到底干了些什么？倘若是由于专注做事而变成现在这种状态，那倒也说得过去。然而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，分明是一直以来常常沉浸于妄想之中，无法找到真实的自我。

如果在家里出现这种“茫然若失症”的话，倒也无妨。但是，如果在外出期间，发生上述的情况，那可就太危险了。比如说，明明红灯亮着，却偏要横穿马路；买了东西账都没付就径直离开商店；在电车与站台间摔倒，被站务工作

人员救起；逛超市时又被人误认为是小偷。

随着作家北村的知名度日益提高，他的上述症状似乎也在与日俱增。虽然他原先就有较为强烈的妄想症，但他现在却已不分时间和场合，完全将自己融进了作品之中。

最近有一次，他因事外出，可刚出去不久，竟然想不起来自己究竟要去何处。于是，他飞快地跑向公用电话亭，想打电话给家里询问妻子，居然又忘了家里的电话号码。后来，总算从随身携带的出版社手册上查到了号码，最终搞清楚了自己的目的地。

对于北村单独外出，妻子总是深感不安。

“北村君，你可一定要小心谨慎些，千万别出啥事。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，叫我跟孩子可咋办哪！”北村出门前，妻子一再嘱咐。

北村直树是个中途转行的作家。原先，他在东京都的一家二流建筑公司上班。可是，他总觉得在家族色彩浓厚的公司里做事没有多大前途，这才开始了小说创作，并投稿参加了长篇小说有奖征文活动，竟然入了围，还获了奖，由此转变成了一名专职作家。

尽管北村的作品算不上华丽多姿，但他却擅长深入社会底层，创作出的作品入木三分，有理有据，一举奠定了其“骨干作家”的地位。

在书稿应征的时候，他的老毛病——“茫然若失症”又犯了，当时还引起了一阵骚动。从那时起，这个老毛病就时常发作。

当初，北村刚写完第一部长篇小说，经他人引见后，他带着书稿来到了出版社。按常理讲，北村此行定会碰钉子，但出版社当着介绍人的面，还是将书稿收了下来。

眨眼间，三个月过去了，却依然杳无音信。无奈之下，北村跑去出版社打听情况，出版社答复称马上审阅。

又等了一个月，出版社突然打来电话让他过去一趟。获悉此消息，北村兴奋地一路飞奔到了出版社。一个衬衣袖口上卷着的年轻编辑迎了出来，腋下正夹着他的书稿。“扑通”一声，编辑将书稿随手甩到了北村面前。

“您看行吗？”

北村恭敬地询问道。

“书稿嘛，你暂且先拿回去。”

编辑生硬地回复道。

“那么，书稿中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作进一步修改呢？”

北村的内心虽然已感到极度失望，但他却竭力控制着，依旧抱着尚存一线生机的心态探询道。

“哎呀，哪还谈得上修改！”

“您的意思是说……”

“彻底改变你小说中的观点后，再重新进行创作，怎么样？”

“彻底改变观点？”

“我认为，如果文稿拘泥于此种观点的话，无论你怎么修改都无济于事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没个小说样。”

“没个小说样？”

看到北村脸色有变，编辑解释道：

“我就直话直说了，你可别生气噢。其实，你并没能以作家的眼光来审视人生与社会。我认为你有必要再多看看成名作家们的作品。”

恰在此时，出版社的内线广播正好要找该年轻编辑。于是，那位编辑就近抓起了话筒，三言两语过后又折回到北村

面前。

“有客人来了。不好意思，失陪了。”

北村呆立在了一旁。很显然，对于出版社而言，他连“客人”都算不上。

备受打击之下，他懊恼地走出了出版社。为了写这部小说，北村甚至放弃了原有的工作，因此，此刻的他可谓沮丧到了极点，心情久久难以平静。自己充满信心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完成的一部作品，居然被人说成“简直没个小说样”。可想而知，他所遭受的打击，非常人所能承受。

从出版社出来后，北村并未径直走向车站。一股强烈的虚脱感涌上心头，刹那间，仿佛全身的气力都已丧失殆尽。尽管还是大白天，可是，北村的眼前却如黄昏般暗淡无光。直到此刻，他方才真正体会到绝望至极的味道。

不经意间，他挥手拦了辆出租车，一古脑儿钻了进去。年轻编辑的那番话又在耳边响起：彻底改变你的观点！你没有以作家的眼光来看待问题！那么，如何改变观点才行呢？到底怎么样才算是作家的眼光呢？

北村反反复复地念叨着，备感困惑。

我是以常人的眼光来审视人生和社会的啊！难道常人的眼光就不算是作家的眼光吗？

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，自己的这部作品理应算是上乘之作。作品中到底存在什么不足之处呢？难道那位年轻编辑真是在认真审阅作品后才做出上述评价的吗？

困惑之余，夹杂着满腔怒火，渐渐地，北村心神不宁起来。虽说人生充满了各种挫折，然而，当自己的得意之作被人否定之际，所遭受的挫折才是最为惨痛的。因为这无异于被人否定了自身的价值！

“喂，先生，到站了。”

听到司机的提醒，北村方才猛然回过神来。这时他才发现，不知何时车已到了自家附近的神社旁。付过车费，北村下了车。正当他往家赶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手头好像少了什么东西。顿时，一股透彻骨髓的凉意袭遍全身。尽管一时还无法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直觉告诉他，自己绝对干错了一件事。

片刻冷静之后，他便猛然醒悟过来：书稿遗失在出租车上了！

北村迅速跑回到刚才下车的神社前，然而出租车早已绝尘而去。

绝望之际，北村无助地在神社前一屁股坐了下来。由于刚刚经受了书稿被退的打击，北村茫然若失地愣在原地发起了呆。此刻，他连司机和出租车公司的名字都记不得了，甚至连车牌也没能看清。

尽管自己的书稿被人贬得一文不值，然而，对于北村而言，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。可自己竟偏偏将它遗忘在了出租车内！再想创作一部一模一样的作品，无论对谁而言，都是办不到的。

此时此刻，呆坐在地的北村再也无暇顾及路人异样的目光了，任凭眼泪扑簌扑簌地直往下掉，接着旁若无人地失声痛哭起来。一回到家，北村孤立无助地回到了书房，浑身懒洋洋地压根儿提不起劲来。

倘若那份书稿换成了现金或是值钱的东西，被正直的人捡到，或许还有找回来的可能性。北村不由自主地幻想着。

可是，一堆书稿对于他人而言，或许只能权作厕所用纸，恐怕到头来，还是免不了被人扔进垃圾箱的命运。

天快亮的时候，妻子突然跑来说有客人来访。

“客人？谁来了啊？”

北村慢腾腾地从床上探出头问道。

“他说他叫甘利。”

“甘利？可我不认识他啊。”

“可他说昨天还见过你呢。”

“昨天？我怎么没印象？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还是先见一见吧。我看他倒不像是个坏人。”

听妻子这么一说，北村才极不情愿地下了床。来到门口一看，发现门口站着个面目和善的男子，大概五十岁上下。一张圆脸上嵌着对小小的眼睛，圆圆的大鼻尖也是红通通的。北村毫无印象，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见过他。

“哎呀，昨天真是太对不起您了。”

自称为“甘利”的那位男子恭敬地低下头道歉道：

“您昨天是在出版社门前坐上我的车的，我在您下车的这一带打听过后，判断您可能住这儿。昨天，您好像把贵重物品遗忘在我车里了，本想当时立即就把它送过来，可是，后来出租车生意忙个不停，以致耽搁到了现在。”

说着，甘利拿出一个十分眼熟的茶色信封，北村眼前一亮，正是自己遗失的书稿！直到此时，他才回忆起来，这个圆脸、红鼻尖的男子，正是昨天他在出版社门前打车的司机。

“您是特意跑来给我送还书稿的吗？”

北村紧紧抱着书稿询问道。

除了书稿上写有作者姓名外，信封上并未标明具体的住址，甘利仅仅是凭借这一信息，从北村昨天下车的神社前一

路探询过来的。

“一直等到交接班后才跑来给您送还书稿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”

甘利内疚地再次道歉，似乎这事是由于他的失误造成的。

“谢谢！谢谢！叫我怎么感谢您才好呢？要是这份书稿真搞丢了，我可再也写不出同样的作品了。”

激动之余，北村已不知该如何用言语来表达谢意了。为了表示感谢，北村随即准备了份礼品，外加三万日元，可当他递上礼金之际，却遭到了断然拒绝。甘利明确表示，他绝不是为了获取报酬才赶来送书稿的。

“您别这么说，这是一点小心意，无论如何请您要收下。虽然您的这番热情与举动绝对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，但不管怎么说，这代表了我最起码的真诚谢意。承蒙您特意赶来，实在是让我太过意不去了。所以，这点心意无论如何请您收下。”

“您能有这份心就已足够了。要知道，出租车司机将乘客遗失的东西完璧归赵，那可是我们的分内之事。所以说嘛，我们根本就没有理由为此而得到酬劳。”

司机坚定地回应道。从他极端正直的表情中不难看出，无论怎样劝说，也休想动摇他的这番固有信念。

北村很清楚，话都已说到这份上了，自己再坚持下去也只能是徒劳之举。倘若自己执意要以礼相谢的话，反而会失礼于对方，而且还可能会辜负了对方的一片诚意。

正是与甘利良行的这次偶遇，书稿才幸运地又回到了北村手中。

为了参加有奖征文，北村尝试着又将书稿投递了出去。

出人意料的是，这部曾被人贬为“没个小说样”的书稿，却在未作丝毫修改的情况下，反而在富有权威性的小说征文中获了奖，大获成功。

获奖的喜讯，北村在第一时间就首先告诉了甘利良行。甘利获悉后，兴奋得仿佛是自己中了奖一般，连连慨叹道：

“当初，我看到装有书稿的信封时，就总感觉那堆东西仿佛在闪着金光。事实证明，我的直觉很灵验啊！先生，您将来一定会是个杰出的作家。在此，我先向您道贺啦！”

甘利良行高兴地眯着一对小眼，真诚地对北村的获奖表示了由衷的祝贺。

“将来能否成为一名杰出的作家，尽管现在还是个未知数，但有一点可以保证，那就是我绝不会辜负甘利先生的期望。况且，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把本有可能被人丢进垃圾箱的书稿送还给我，冲着这一点，我也绝不会令您失望的。”

“对，就要有这种气魄！”

当晚，二人在近郊的赤提灯痛快地畅饮了个通宵。

2

自那以后，北村和甘利便成了朋友，相互间经常保持着联络。

没过多久，北村的作家生活变得繁忙起来。虽然平时一起小聚饮酒的机会越来越少，但是，甘利却总会利用交接班后或休息日等空闲时间赶过来，给北村描述一下他出租车内所载乘客的众生相。

其实，与其说出租车内留下了各种乘客的人生片断，倒不如说这正体现了人生本身。穿梭于都市中的出租车正如一叶小舟，在某一瞬间担负起了乘客的人生之旅。尽管那仅是匆匆一瞬，但其间却包含着他们人生的精华所在。

甘利的日常叙述成了北村小说创作的上佳素材。

“其实，我们这些开出租车的，不正像人生这一大河中的艄公吗？虽然我们把各种各样的人都摆渡过了河，可是自己却无法抵达彼岸。一旦踏上彼岸，自己便再也无法充当艄公的角色了。长年累月干惯了这份工作，如今倒是懒得上岸了。说实在的，我总感觉，人在上岸之后，相对而言，辛苦烦人的事情似乎更多啊。”

有时，甘利会深有感触地如此慨叹。

“河流好比是人生本身，所以，有朝一日，人还是应该上岸的啊。”

“那么，我所运载的客人要上哪儿去呢？”

“这个问题，恐怕没人能够答得上来。就拿我来说吧，其实，我也不太清楚自己的人生之旅到底要漂向何方。所有这些，全都是命运之神所操控的啊。”

“听您这么一说，我倒想起来了，以前的古书中确实有过类似的描述。书中说，尽管我们看到的河水外表都是一个模样，但不同时期所看到的河水却有区别。”

“《方丈记》中就有这么一段描述：汨汨流水，永不复返。”

“是啊，的确如此，这好比先生您哪。我干出租这一行已有三十个年头了，其间，除了一些老客户外，每次搭载的乘客都不一样。我也时常在想，这些乘客行色匆匆，他们到底意欲何往。”

“倘若碰巧能再度遇上以前搭载过的乘客，我想你可能会感到挺激动的吧？”

“就算能碰上这种事儿，当时也未必能够注意到啊。即使当初注意到了，也算不上什么。比如说，同一张纸币用过去后又回到您手头时，恐怕您也不会产生特别的触动吧？”

“嗯，出租车这一行正好比是纸币流通啊。”

“出租车宛如去向不定的快乐小蜻蜓一般，来回穿梭着搭载乘客。每次出车之际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该驶向何方。不过，这也挺有意思的，以至于我都不愿放弃这一行，这一干哪，可就是整整三十个年头啦。”

饶有兴趣地与甘利闲聊之际，北村正好借此不断地积累小说创作素材。但是，与甘利交流并非完全冲着这个目的，因为对于北村而言，同甘利聊天的本身就令他十分愉快。

因此，每当在书房伏案从事创作之际，甘利的话语总会在北村耳边时时回荡。

与甘利相识数年之后，也就是六年前的6月份，北村同甘利间的来往突然之间中断了。这缘于甘利在一次出车途中，碰上出租车劫匪遇难了。载有他尸体的出租车被人遗弃在了涩谷区的马路上，过路人途经之际觉得可疑，往车内探头看时，才发现甘利已死在车内。

警察调查后确认，甘利是头部遭受钝器殴击致死，随身所有的营业款被歹徒洗劫一空。据此，警方推断认为，这是一起典型的出租车强盗打劫案件，并为此特别设立了搜查本部予以调查取证。然而，结果却是一头雾水，案件陷入窘境，迟迟未有进展。

就这样，一位结识于都市茫茫人海中的密友，永远地离开了北村。

甘利先前曾说过，他从事出租行业三十年来，并未接触过以前搭载过的乘客。然而，作为甘利所载乘客中的一员，北村却在打车之后同甘利成了朋友。

永不复返的河水汨汨向前，可同样的水流却似乎永远滞留在了甘利出租车这一叶扁舟之中。茫茫人海中，像北村同甘利这般的相识相知的确难得一见。

况且，倘若当初甘利没有送还书稿的话，北村也就无法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了。可以说，正是甘利赋予了北村成功的契机。从这一角度来讲，甘利绝对是个不容忽视的角色，这一点北村时刻铭记在心。

为此，北村也就特别痛恨行凶的杀人犯。他甚至还这样想：如果可能的话，他真想亲手逮住凶犯。

一般说来，就普通的杀人案件而言，凶犯同遇害人之间往往会有某种关系。然而，这个案件却不一样，凶犯是在偶然打车之际，心生歹念行凶打劫。一头“饿狼”饿昏之际，甘利的出租车却似一头绵羊一般恰好靠了过来，这等倒霉事恰恰让甘利给碰上了。

话虽这么说，可为何偏偏要选中甘利那样的好人呢？老老实实、本本分分的一个人，在三十年的人生之旅中，一直勤勤恳恳，充当着艄公的角色。又有谁会想到，到头来竟会是这样一种结局？

甘利结婚比较晚，所以两个孩子当时都还比较小，一个女孩读初三，另外一个儿子才上小学五年级。仅为了抢劫那么一点可怜的营业款，可恶的凶犯竟然横刀杀人，活活拆散了一个原本温馨幸福的四口之家。

失去了这样一位好友，北村在无限悲痛之余，无奈地感到自己对此根本无能为力。

第 2 章

宴会迷失

1

转眼间，六个年头过去了。凶杀案件的调查工作依旧毫无进展，警方无奈之下，便解散了当时专门设立的搜查本部。

六年来，甘利遇害之事时常困扰着北村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人总不可能永远沉浸在对某一往事的痛苦追忆中。日复一日，全新的经历接连不断，于是，往日的记忆也就变得逐渐模糊起来了。

悲痛与愤怒尚未完全褪去，正如疮痍封住了伤口一般，其掩盖下的深层伤处还在隐隐作痛。虽然事件已过去了整整

六年，但是，北村精神上所遭受的打击却是异常沉痛，无法弥补的。

近来，北村的茫然若失症似乎变得越来越严重了。而且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茫然若失了，许多时候还会出现失忆的现象。这就好比一个烂醉如泥的人在清醒之后，丝毫记不得自己醉酒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了。

不过，令人庆幸的是，这种自我迷失的时间比较短暂。倘若此种症状进一步恶化下去，变成长时间失忆的话，麻烦可就大了。看过医生后，医生诊断说，没必要为此担忧，因为那只是间歇性瞬间失忆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。

据说，人的脑神经细胞总共约有一百四十亿个，人步入而立之年后，每天都会有数千个脑细胞死亡。随着细胞死亡数量的不断增加，就有可能会出现感情失衡、记忆不好，或者瞬间性失忆等反应。

假如一天中有五千个脑细胞死亡，那么，一年就会消耗掉一百八十二万五千个，十年下来，死掉的脑细胞就会多达一千八百二十五万个。照这样计算，相对于总数的一百四十亿个，十年间死掉的一千八百二十五万个脑细胞也就算不上什么大事了。这样一想，北村反倒觉得无所谓了。可是，如果死掉的脑细胞中含有十分重要的细胞成分的话，那岂不是无法用单纯的数值比率来衡量了吗？考虑到这一点，北村不由得又感到不安起来。

5月下旬的一天傍晚，北村走出家门，准备赶往市中心去参加某个宾馆主办的出版社宴会。本来，从家里直接打车去宾馆最省事，但北村平时不太喜欢搭乘出租车。因为他觉得出租车内的空间太过狭窄，单独同司机面对面，总是令人感到沉闷而又窒息。况且，他还认为同司机打交道比较费心